

略  
論  
明  
心  
見  
性

元音老人  
著

# 目錄

印行緣起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白話分段解釋

王驥陸居士

5

印心語錄

王驥陸居士

2  
2

略論明心見性

元音老人

3  
3

緒說

(甲) 明心見性之意義

(乙) 明心見性之證成

(一) 禪宗

(二) 淨土宗

(三) 密宗

( 丙 ) 悟後真修  
( 丁 ) 證體啓用  
( 戊 ) 歸宿問題  
( 己 ) 結論

# 印行緣起

李鍾鼎上師，法名元音，一九零五年生於安徽合肥，現年九十，時人敬稱元音老人。大師早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，後任職於上海郵政管理局，於一九六四年退休。大師一生未婚，潛心佛門修證；十九歲習天台，教觀並重；繼修淨土念佛；後又參禪；最後入於密乘，修心中心及大圓滿。大師於五十年代受心密二祖王驥陸老居士囑託，繼承印心宗傳承，弘揚如來正法。大師保任近三十年，早已成就，只因時緣未至，乃韜光養晦，以自度度人。期間大師深入法要，圓解大開，遂得見行一如，熔禪淨密於一體。文化大革命後，佛法於中土復甦，然而糊塗行人多，明眼宗匠少，諸多邪說甚囂塵上。大師為學人計，乃不顧八十餘高齡，毅然出山，倡導禪門正法眼藏，破邪顯正，為後學開示正見，直指心性。其唱和歷代公案之作精采絕倫，為近數十年罕見。近年來，大師更是走遍大江南北，苦口婆心，說禪說密，大陸學人因得大師傳授而入於密法，經修心中心密法而步入佛法正途者不可計數。

康乃爾大學佛學社諸社友與李鍾鼎上師尚無一面之緣。先是，於學佛朋友處見到幾本大陸出版的「禪」雜誌，內有數篇元音老人之作，內容精采。遂發心收集，欲待機緣以使海外佛友亦得一見當代中土大德法語，為菩提道上殊勝增上緣。後因緣聚會，得獲王驥陸老居士全集及大師所作「略論明心見性」，並蒙大師開許於海外印行結緣。於是聚集佛友同襄善舉出錢出力。期望此書出版能

有助佛門讀者於菩提道上深入，並願一切眾生疾證解脫。

#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白話分段解釋

王驥陸

##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

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心無罣礙。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羅密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，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，即說咒曰，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

凡人要度苦厄、了生死、成大覺，非從自心下手不可。但要明白自心，只依這二百六十個字，已經夠了。但空的道理不明白，自心的相貌也難徹了。這個經，最主要是說性空的道理，不是世人所說的空，那是斷滅空，他們誤解佛法是消極自了的。今把此經判分七段，用白話來逐字逐句解釋，使世人明白空的真義，不致誤會造業。由此斷一切苦厄，並可發大悲平等心救世，證明佛法在社會

上的大用，實是開發世界大同唯一的法寶。

「般若」，這是梵文，我國名為大智慧；因為中國文字難盡其義，所以仍用原文，並且尊重這幾個字，所以不譯。這個般若，全是說心的妙用；上自佛，下至眾生，無不由此而成佛道，了生死，度苦厄。論其性體，是不生不滅的金剛；論其相貌，卻是無形無狀的實相；論其妙用，乃是不可測知的圓通神妙。這個般若，是人人有分的，佛和眾生都是平等的；不過佛是開了般若慧，眾生是有而不開，被無明所矇住了。至於般若兩個字，解釋卻有許多字，當云「通達世間法出世間法，融通無礙，恰到好處，而又不執取諸法的大智慧，」才能盡其義。因為世間法人事等等，都是佛法。佛是覺義，能覺悟世上一切人情世故；盡了人道，才可成佛。總之，入世出世，只是一心，顛倒煩惱，貪瞋癡迷，是六道眾生的心；如能空淨自在，不固執，便是佛菩薩的心。所以離世法，便沒有佛法；離了般若，只有作孽受苦厄的分了。

「波羅」，此言彼岸；因為有個度字，所以假定一條生死河，眾生在苦惱的此岸，要度過到清淨的彼岸，用來比喻，不是真有此岸彼岸。

「密」，是到的意思，是到了果位了；果位是究竟涅槃，涅槃就是清淨。

「多」，是上面的意思；到彼岸之上，才是究竟。現在假分五步：第一步在此岸；第二步入流，是下了渡船了，是初發心的人，亦是初果羅漢；第三步是中流，船在河中，如聲聞緣覺；第四步到了彼岸，是十地以下的菩薩，終不是究竟；必第五步上岸，「多」捨去了船，即是捨去了法見，

掃除了執心，斯是了無罣礙的等覺菩薩和佛。

「心」，心是什麼？是個影子，不能說有，不能說無；所以無形段，不過是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和六塵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相對起了認識，叫做六識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），所以是集起的。就是心同外境集合而緣起的幻影，即名幻心；心中起的道理，叫做幻法；執住個幻我成個幻見，於是成熟了，就有六道生死。但造成這個生死的是幻心，要開般若智慧了脫生死的，還是要用這幻心；成到佛（涅槃），也是用這幻心，你既然知道是幻的，那麼就有幻心造成幻法，一切人事等等，六道生死涅槃，還不是一樣是幻的？由此可覺本來沒有生死，都是冤枉造作。既無生死，就不用不著涅槃了，所以說諸空法相，涅槃生死等空華，即是此意。但又爲什麼分真心妄心呢？這是不得已而替初學的人說，其實心，根本不有，不可得，又分什麼真和妄呢？不過幻心不能除，人事上一切的幻用不能廢，所以權分真心妄心。真心是無心之心，何以叫無心之心呢？即是不起念時，而見聞覺知仍舊了了，卻無分別，寂然不動的，此是真心；如一起了念，分別人事，而可以心不顛倒，亦不逐境流浪，頓然歸到無心本位，此還是真心。至於念念流浪，不覺漸漸入了迷途，此名妄心，但本體勿失的。這部心經，就教你凜覺的法子，用智慧觀照什麼是心？什麼是苦厄？又如何回歸到清淨寂滅無心之心的本位？所以名爲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。

「經」，有許多意思：如「路」，指示我們回復真心之路的；「法」，一切方法；「貫」，貫通前後的義理；「契」，契合各人的機，各事的理，有這幾種解釋。現在二百六十個字，是文字般若



若，指示我們觀照般若的方法；照此去做，實證實相般若的究竟，總不出眾生心行中事；所以經是完全指我們自身而說的。

此經共有七個翻譯，這是唐朝三藏大師玄奘所譯，文是簡單的，義是深奧的。雖有七譯，意義是一樣的，讀經當重意義，不可徒在文字上死執。此經是替大乘菩薩登佛位說的，表至高無上的佛境，意境只有自己曉得，說不出的，所以叫做無字真經。並不是真的無字，願學人自己領會自己的境界，到了如何地位；至於佛的境界，卻不是二乘人或十地以下的菩薩可以測知的。我們東土人，大乘根器多而厚，所以不論男的女的，識字或不識字，都喜歡讀這個經；譬如人聞香，個個人知道香味好，但多半不知道是什麼香；而受薰是不平等的，所以不可思議。以上釋題竟。

「觀」，定下了心，運想那個道理叫做觀。這個觀，是已證到果地圓成的妙觀，不是因地初修作觀的觀，是大自在觀，般若的大機大用已經啓發，心無能觀，亦無所觀，是能所雙忘的妙觀。

「自在」，是無可無不可的自在，不是自由。自由是不肯受拘束的，但環境不如你的意思，便苦了。獨有自在，是到處能安，自然地不受環境所困，一切好壞隨緣；樂亦不喜，苦亦不惱，知道他是本來空，自己有主宰的。這個自在，是指大自在。

「菩薩」，是菩提薩埵的簡稱，能自己覺悟，再能覺悟人的謂之菩薩；所以是人天的導師，為三界的善知識。三界是：（一）欲界，由人的一部份下至五道；（二）色界，指天道；（三）無色界，指禪天；總是在六道中。菩薩分在家，出家，地前，登地，十地等覺，最高是一生補處菩薩，

就是佛退位後，他來接位的，如此土的彌勒佛，西方的觀世音大士。這個菩薩，是指十地等覺將登佛位的大自在菩薩。

「行」，心行，心中起種種妙觀妙行的大用，作種種自利利他的事業。

「深」，不是深淺的深，是不可測量的意思，圓遍廣大，究竟無上的妙行。

「般若波羅密多」，上面已經解釋過了，就說菩薩的功行，已到究竟地，登彼岸之上了。

「時」，這時字關係甚大，顯明到了這個境界的時候，正是果位的時候，已經斷除一切煩惱，度盡苦厄，沒有罣礙的了。再下兩句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之後的意境，點明大自在的光景，不可草草。

「照見」，朗然覺照，徹見無餘的意思，是無功用的功用，毫不著意的覺照，心神會通的了。

「五蘊」，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事蘊結不分，叫做五蘊；此言心和外境相蘊合，統名曰色。一個色字，包括五個字在內，並且包括外面一切一切有相相形形色色，內面無相相思想方面都在內。外境原是色，而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也是色；外色和內色接觸了，就有個受；既受了，就要去想像他，這是想；想到了，心中一行轉念，這是行；轉出那知識來，就是識；所以受想行識四個也還是色，總是幻心幻起的作用，成就種種的幻法。這個五蘊，是眾生造孽受苦成立六道生死的資本，但也是開般若，除習氣，度苦厄，了生死的工具，也就是佛菩薩成大覺度眾生的工具。同要用五蘊，只是佛菩薩能照見本空，可以善用，不被所轉，眾生反被所縛；是在覺不覺，明

空不明空之別，不要指定爲不好的東西，反生了偏見。

「皆」，統統包盡無餘，就是一切的意思；不但人空，法亦空，連照見亦空，因爲照見亦是五蘊，所以稱皆。

「空」，世上的人，往往不明白空的道理，籠統說：空就是沒有了。不知「空」有空間、虛空、空相、空義種種的分別。今分爲兩種：一空相，是有相的，如空屋，人滿了，空相破了，所以「有」與「空」是相對的，這就是世人說的沒有就是空了。經上另有十八空義，不必盡說。

至於佛經上所說的「空」，是空義，是性空，是本來空，是與一切萬有相和合的，不是相對的，不是沒有的，是有而空的。要明白這個空的意義，先得明白幾點：所謂宇宙間一切形形色色，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，下至一切用物、植物、動物和我的身體，都是有相相；還有我的思想、道理、人事、人情、喜怒哀樂，都是無相相；一切包括在內，總名曰色，在因地上總是空的。因爲以上一切色，尋不出一件是有獨立自性的。第一說有相的：拿布來比，布沒有獨立自性，變成爲布的，須依於紗線而成；紗線不能自爲紗線，必待棉花；棉花不能自有，必由種子；種子不能自種，必賴人工天時地肥等等。不必分析開來才空，在未成布成紗之前，及正有布有紗時，他的本身是由眾緣和合而成；因爲是因緣生，所以無有實體，求其究竟相，畢竟不可得，身體亦是如此。所以一切一切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因緣生，不可得的，所以是性空。第二說無相的：拿心來說，心是什麼？根本是不有，但只集起的是心。譬如夏天涼爽的席上，人睡得甜美之極，這時候便沒有我，沒有心；忽然

蚊蟲咬了一口覺得了，這覺得的便是蚊蟲和我集合而起之心。此外一切都同此理，所以心也是無自性，因緣生，無實體，不可得的，所以是性空。因此物和心，無一不是空。但是有而空，是幻有的，這是性空，和一切一切分不開的；不是心物之外另有個空，也不是這個是空，那個不是空的。所以說到色，即不能離開空；說到空，就不能離開一切色。但要認明卻是緣生幻有，又須切實知道這個空是因地本來空，是性空，非眼耳可以見聞，其義實空。

既決定知道一切一切是本空而幻有，那又何必執取而當他是實呢！但世上一切人事，如何可廢，我仍隨緣應付；不是麻木無心，只是勿住，行雲流水的到處自在，這才是真心空。佛說空是這個道理，世上盲目妄加批評，豈不可惜！世人果能明空，自然心勿執取，那貪得心、瞋恨心、癡迷心，自不會深入，天下沒有極端的爭奪了。佛法豈不是社會上最大的利賴，有什麼迷信可說呢！又修行人往往有口頭禪，說：「莫著了空！」這是怕他執著空見，正因為他根本不會明空，總在空有二見上作道理，格外攪擾不清了。所以明空則破色，破色則心空，這是斷苦厄的第一法門！

「度」，超脫的意思，就是登彼岸之上，法見都淨了也。

「一切」，包羅所有，淨盡無餘，凡有相無相，人我法我種種苦厄，盡包在內。

「苦厄」，身上的痛苦，心上的不安，有相無相，粗細微細，都是苦厄。其實全由心起，我果無心，苦在何處？心果無見，厄在何處？不是不知，不是不受；因為有智慧知道本來空，能夠知而有若無知，受而等於不受；譬如兩個人同時受苦，一個擋不住，甚至苦上加苦，因苦成病；一個卻

無所謂，心不著意，便無苦厄了。

以上四句，判爲總持分，是第一段，總三藏十二部經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亦是此經綱領。通了這四句，就明白心經宗旨了。照此做去，自然度苦厄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成佛道，綽乎有餘的了。凡不明心要的人，總在文字上會，不肯從心上會；弄得沒有辦法時，只好今日求佛，明日求法；下此者，求福報，求神通，死要一個有相的憑據，離佛道更遠了。深入迷途，豈不可痛！

「舍利子」，佛弟子的名字，即是舍利弗；在聲聞乘中，他是智慧第一。

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，首四句實是一個意思，總是說色空不二的道理。初說不異，說沒有兩樣的，還是方便的說；後說即是，是說就是一個，不能分的，是究竟說；斬釘截鐵，毫無猶豫。色一個字，不單是代表五蘊，連外面宇宙萬有形形色色都包在內。因爲宇宙萬有，就沒有離了我的性海，渾同一體，盡是色；而我的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是無相相，也是色。這內外兩種色，都是因緣生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不可得，根本是性空。現下雖是幻有，畢竟不可得的，所以即色即空，並不是色之外另有個空。參透上面所說的空義，就知道這個意義了。所以心的形形種種，亦是五蘊流轉；而色的形形種種，全似空華的亂起亂滅，如電影的一幕一幕，總是有而不可得。你莫把這四句看作玄妙，實是極普通極尋常的道理。你只認明「一切是因緣生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不可得，所以是性空。」不但色如是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四蘊也如是；不但五蘊如此，宇宙萬有的有相相，和下面一切法，如十八界，十二因緣，四諦法，六度萬行的智

得等，是無相相，一切皆復如是的性空。但是凡夫執有，所以說色不異空，二乘又執空，所以說空不異色；還有菩薩未曾會通不二的，所以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總是破他們的法見。倘明白法見也是本空，就了無罣礙的了。

以上七句判爲色空分，爲第二段，用以會通色空不二的道理。

「舍利子」，此時要點到本來上，在緊要關頭了，故又呼其名而告之，是鄭重的意思。

「是諸法空相」，法是什麼？是心影，是心中緣起的種種道理。如果沒有對象，也就沒有心沒有法了，所以是因緣生，生而不生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不可得，本來是空，不是造作出來的空。古人說：心生法生，心滅法滅，心即是幻，法豈是真！諸法是說一切法，就是一切心。世上的人，總是以心緣心，以法緣法，不知本空，遂當他實有，彼此固執住了，爭執就此多了。這個相字，應作義字解，下面正點到不生不滅的原理。

「不生不滅」，佛經上最不容易了解的就是這一句，須知宇宙間一切一切連我的思想五蘊等等，都是不生不滅的。因爲一切是：（一）不自生，如上面所說布不能自生爲布，是無自性的，須賴眾緣和合而生。（二）不他生，不是單靠他緣，還不能離我這個布，所以也不是他生。那麼是（三）共生的了？不，也不是共生，因爲兩面也都是緣生，兩無實體，只是一個偶合，所以也不是共生。（四）不無因生，現在的假相，似乎是生，但必由因成果；沒有可以成布的因，就沒有成布的果。以此類推，一切一切是不生的，現在雖有相，終是生而不生的。既不生，即不滅；但現在的假相，

卻有個假滅，只是不自滅，如布燒成灰，布不能自燒；不他滅，雖有火燒，終不能離了布；不共滅，不無因滅，都是一個理，可以推想得到的。

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」，因為不生不滅，所以垢淨、增減、長短、是非、好壞、來去，一對一對的都是因分別而緣生，統統是幻有不可得，所有的相，本來是空相；因世事無一不由相對而成，苦惱也由相對而立。倘知根本是因緣生，無自性，無實體，不可得，根本是生而不生，不過暫時有這個虛妄相，那又何必執為實體呢？既不執有，亦不廢有；即一切法，離一切法；即此用，離此用；心如長空萬里，包羅一切，自在無住，此是諸法空相的本來面目，亦即無心可心的本來面目。但眾生久已不知的了，有全不知者是六道眾生，半知者是二乘，知而未徹者是菩薩，都是有罣礙；所謂有五部，有此岸，有入流，有中流，有彼岸而未登岸上種種。以上五句，判為本來分，為第三段，修行人最要緊是這一點，切勿忽過。

「是故」，此是決定的口氣。

「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」，既明白了空的道理，那麼空之中還有什麼實體可得呢？這「無」字有兩個解釋：一是無有，是根本不有的意思。二是毋的意思。因為現在雖有幻相，但畢竟是無，毋庸執取以為實有而生法見，添許多煩惱。所以五蘊（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），六根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和六塵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）這是十二入，再加上六識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）共為十八界，都

是不可得；因爲是緣生的，無自性的，無實體的，不可得的。然而人既有此幻身，自有幻心作用，不能斷滅；佛菩薩也要用以度眾生，救世間無量苦，我人正要用此以開般若，了生死，出三界，不過聖人明白本來空，所以無法執；眾生迷了，遂生顛倒，這是眾生的大罣礙。因爲地獄眾生，罣礙在具足多分貪瞋癡，鬼道罣礙於多分的貪，畜道罣礙於多分的癡，魔道罣礙於多分的瞋，人道罣礙於半分的貪瞋癡，天道罣礙於少分的貪。這貪、瞋、癡三毒，都由六根六塵六識而起，只一空字可以化除一切煩惱罣礙。化除了，當下即是菩提；所以煩惱菩提，同是這個東西。

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，這是緣覺（即辟之佛，是不曾聞到佛法而借因緣覺悟的）執取十二因緣法而生罣礙，他不知道諸法空相。既說是因緣，可見是緣生不實，但伊不能明空，被法見縛住了，不得自在。那十二因緣即是：一、無明：是過去的根本煩惱，只要碰到緣就動了。緣就是轉下去的意思。二、無明緣行：行是行動，做種種或善或惡的行業。三、行緣識：由於過去的行業，而起現世受胎的一念，是因認識而成爲果的。四、識緣名色：在胎中已有形體而有名色。五、名色緣六入：是六根具足，可以和六塵相對的了。六、六入緣觸：是出胎後對於一切有所接觸了。七、觸緣受：接觸之後，就受苦受樂而生種種感覺。八、受緣愛：如成年以後，就有強盛的愛慾。九、愛緣取：有了愛慾，就想去取得，心去四面馳求。十、取緣有：取得就有了，是有業成就的果位。十一、有緣生：這是成立了，生生不已，轉入未來。十二、生緣老死：有生就有滅，一切本是夢幻泡影，終必變滅，老死是這一段生死的果。但只是無明未滅，再來一轉，生生



世世轉輾不已，遂有六道輪迴，總是無明作祟。乃至兩個字，是由無明跳至老死，中間略去十位。這十二因緣，位位都依據無明作主，不知皆是妄心幻法緣起，根本無有。盡者，極也，就是無之極也，言無亦無有也，是絕對不可得的意思。所以無明非有實體，如空中華，夢中事；夢中非無，及至夢醒，了不可得。可憐眾生不能斷無明，緣緣而下，無有窮期，無非是惑業苦。緣覺雖已悟到十二因緣，原是假有的一合相；但以爲是定法不移，所以法見不淨而生罣礙。

「無苦集滅道」，這是聲聞執取四諦法，而生罣礙。苦、集、滅、道，是名四諦，就是四種重要的道理。苦是身心逼迫不安。眾生身有三苦，老、病、死。心有三苦：貪、瞋、癡。後世有三苦：地獄、鬼、畜生。更有三災八難苦、壞苦、行苦、苦苦、不知足苦、不安命苦、心無寄託苦、這是苦諦。卻是三界六道生死苦果，無不由心和境集合而成，這是集諦。滅是消滅的意思，斷一切苦，歸到清淨寂滅。因爲結業既滅，則無生死的患累，這是滅諦。但要滅除那集合的諸苦，必得有個道理，道是正道；做到正道，必要助道，助其離一切苦，到涅槃樂，這是道諦。聲聞執此法見以爲究竟，所以分段生死，或者可了，變易生死卻不易了。倘明本來空，則知此四諦法，不過一時的緣生；不但是果上色空，實是因上色空，不必執取，便無罣礙了。

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這是菩薩的罣礙。菩薩執取六度萬行諸法，以爲確有智慧可得，有眾生可度，有佛可成，心中不免具此波羅密的行相，微細的法見不曾淨，所以不到究竟涅槃地。從前阿難問佛如何是煩惱地獄種性？佛說行六度波羅密行是煩惱地獄種；如我能布施，因見他人不肯布施而生厭